

伦理身份与空间呈现：论非类型化谍战剧《叛逆者》 中林楠笙的成长叙事

Ethical Identity and Spatial Presentation: On the Growth Narrative of Lin Nansheng in the Non- typed Spy Drama *Rebel*

曹雅洁 (Cao Yajie)

内容摘要：非类型化谍战剧《叛逆者》以林楠笙的成长为叙事主线，紧扣其成长过程中伦理身份的更迭，立足于林楠笙不同阶段的伦理身份制造戏剧冲突、引发观众期待。全剧在充斥着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变化的成长叙事中，采取线性时间流程方式叙事的同时，与影视剧生产的空间艺术相结合，成功地呈现出一种时空并置的成长叙事方式。在林楠笙寻找信仰、坚定信仰和践行信仰的过程中，空间表征超越了作为故事背景的功能，凸显了其作为空间的意义，承载着个体情感的变化，展现出伦理两难的困境，暗示了伦理身份的更迭，表达出林楠笙的“凝视”、“告别”和“传承”。

关键词：《叛逆者》；成长叙事；伦理身份；空间表征

作者简介：曹雅洁，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松本清张小说的战争书写研究”【项目批号：2021SJA204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Identity and Spatial Presentation: On the Growth Narrative of Lin Nansheng in the Non-typed Spy Drama *Rebel*

Abstract: The non-typed spy drama *Rebel* takes Lin Nansheng's growth as the main narrative line, closely follows the change of his ethic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growth, and creates dramatic conflicts and arouses audience expectations based on Lin Nansheng's ethical identity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growth narrative full of ethical choices and ethical identity changes, the whole play adopts a linear time flow narra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s with the spatial art of film production, it successfully presents a growth narrative that juxtaposes time and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Lin Nansheng's search for belief, firm belief and practice of belie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transcended its function as a story background, highlighted its significance as a space, carried the changes of individual emotions, showed the dilemma of ethical dilemma, and implies ethical identity changes, and presented Lin Nansheng's *gazing*, *farewell* and *Inheritance*.

Keywords: *Rebel*; growth narrative; ethical identity; spatial presentation

Author: **Cao Yaji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00,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sooyaketsu@163.com).

长期以来,表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隐秘战线上与敌人斗争的谍战题材作品备受观众青睐。此类作品自20世纪50年代起初登银屏,经历“反特片”、“公安剧”两次浪潮,进入21世纪后被冠以“谍战剧”之名,业已形成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类型剧。近年来,中国优秀谍战剧层出不穷,丰富了观众的文艺生活,彰显了深度的人文关怀,构建了广泛的政治认同。然而,谍战剧以其高悬疑度和强情节性吸引观众的同时,又因其类型化的制作令观众逐渐产生审美疲劳。新时代下,谍战剧亟需采取新的尝试以摆脱传统剧集重情节重悬疑的模式,以耳目一新的方式构建国家认同、传播主流价值。

《叛逆者》不失为此种尝试的优秀典范。首先,与“宏大叙事”这一主旋律电影电视传统创作与叙事方式不同,《叛逆者》着眼于个体成长,以“微末叙事”的方式,“巧用以小见大的修辞方式去形塑集体价值、传达家国情怀”(程樯 134);其次,尽管该剧自播出伊始便被贴上“谍战剧”的标签,但正如导演周游受访时所说,这“不是一个处处强情节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非常类型化的故事”¹。可以认为,该剧在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方法和叙事内容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谍战剧的类型化模式,消解了观众对谍战剧的刻板印象。尤其在叙事内容上,该剧的故事核心不在于叙述如何获取情报、传递情报,而是以非全能型男主角林楠笙的成长叙事为主线,紧扣其成长过程中伦理身份的更迭,聚焦于人物内心的冲突与蜕变。可以认为,该叙事内容为《叛逆者》有别于类型化谍战剧的最另类之处。

另一方面,与“可以进入人物的心灵,(……)用散文描写或直接刻画其内心冲突”(麦基 238)的文字文本不同,影视剧生产通过镜头语言结合空间艺术为人物的“内心冲突创造视觉关联”(麦基 238)。《叛逆者》在情节推进上,摒弃了通过画外音解说来告诉观众“人物是怎么长大的,他的梦想和恐惧是什么,或者解释故事社会中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麦基 369),而是在用“用人物选择和动作的形象来间接而不可名状地表达内心的

¹ 参见新丽传媒、腾讯影业、阅文影视2021年度发布会,2021年6月13日。<<https://v.qq.com/x/page/f3252fxaymy.html>>

思想和情感”（麦基 238）之外，通过空间意象及对前叙场景的空间关照与对比暗示人物选择、故事进展及主旨呈现。

本文围绕电视剧《叛逆者》中林楠笙的成长叙事这一主线，紧扣其伦理身份的更迭，关照影视剧生产中空间艺术的呈现，阐明《叛逆者》的成长叙事方式、空间表征意义及伦理道德主旨。

一、凝视：迷茫中寻找信仰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去，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聂珍钊 256）。回溯林楠笙的成长与蜕变，势必要回归伦理现场，在特定伦理语境中理解该过程。《叛逆者》的故事发生的伦理环境为1936-1949年动荡年代下的中国。1936年，国民党复兴社干部训练班学员林楠笙因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分析力被特务处上海站站长陈默群看中，带回上海执行任务——找出潜伏在上海站的共产党人“邮差”。“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63）。可以说，林楠笙的成长叙事即其通过一系列伦理选择重新定位自我伦理身份的过程。在林楠笙成长的初始阶段，他自我选择了国民党特务这一伦理身份。在该阶段，剧集镜头下的空间表征聚焦于林楠笙的视线，关照了一系列林楠笙“凝视”和“被凝视”的场面，呈现出林楠笙对其伦理身份的迷茫以及对救国信仰道路的追寻。

首先，共产党叛徒王志供出“邮差”的接头地点后，林楠笙奉命监视康可尔咖啡馆并拍摄、冲洗、甄别照片，以寻找“邮差”及其接头人。镜头语言反复呈现并强调林楠笙于监视室和暗室空间中的“凝视”他者行为：监视对面的咖啡馆、摁下照相机的快门、排列暗室里的照片、观察照片中的人物。这种对他者的凝视来源于林楠笙对上峰陈默群的坚信不疑和对任务的绝对服从。同时也隐喻出，面对共产党人这一他者时，林楠笙的行为在其伦理身份的加持下，呈现出作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上风地位的国民党政府代表者的权力者姿态。

其次，林楠笙化名助教徐立文，以追求自由的进步青年形象成功获取共产党人朱怡贞的信任，并在朱怡贞的推荐下接受了组织的秘密考察。考察地点最终定格在一间照相馆内。在该情节呈现上，镜头语言利用照相馆空间的特殊性质，艺术且充分地展示出林楠笙及其伦理身份“被凝视”的过程。聚光灯照射在被考察者身上，考察者隐匿于暗处、通过相机镜头“凝视”对方，即国民党特务林楠笙在被凝视时，对共产党人“凝视者”的身份一无所知。这与上述林楠笙于监视室和暗室的视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以下对话中，镜头始终关照“被凝视者”林楠笙的细微动作与“凝视者”操作下的照相机。

共：知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林：不知道。朱怡贞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共：如果她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林：会。

共：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呢？

林：如果是必须的，我会做的。

共：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林：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先生，您是？

共：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她的朋友。

林：您好，我叫徐立文。

共：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第10集）¹

至此，灯光熄灭，“凝视者”及照相机完全淹没于黑暗中。问询中，林楠笙一切言行的细枝末节被照相机镜头捕捉并放大。这种空间印象的置换不仅形成了艺术反差，强化了艺术审美，也推进了情节发展，为日后林楠笙伦理身份的转变埋下了伏笔，隐喻了其作为代表国民党政府的凝视者身份和权力者姿态的消解。

最后，林楠笙真实身份暴露，朱怡贞因通共嫌疑被逮捕。林朱二人于昏暗逼仄的审讯室空间相见。尽管林楠笙作为“审讯者”，对“嫌疑人”朱怡贞存在权力上的完全压迫关系，但在镜头语言和二人对白的呈现里，审讯室这一代表暴力关系的空间属性被瓦解。林楠笙并未完成对朱怡贞单方面的“凝视”与“施暴”行为。

林：我伪装成你们学校的助教，一点一点地接近你，开始打探你的喜好，和你一起

参加学生游行。我受的伤都是安排好的。可是你，只看到了我神不顾身地保护你。

朱：这能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林：是，我就是个骗子。（……）朱怡贞，你太幼稚了！这里是特务的审讯室，不是你们申江大学的阅览室。我所说的一切，理想和信仰，都是为了迎合你、接近你。你要记住，你和我，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所以，你就是共产党。

¹ 本文有关《叛逆者》作品的引文均来自电视剧《叛逆者》（周游导演，朱一龙主演，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2021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集数，不再一一说明。

朱：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是共产党。（第12集）

在林楠笙向朱怡贞的坦白身份和言不由衷的谎言里，镜头语言对林楠笙神情的捕捉无一不在诉说着其被对方“凝视”的渴望、痛苦与内心的纠葛。可以说，在审讯室空间内，二人均具有“凝视者”与“被凝视者”的双重身份，二人在审讯室内的视线与角逐构成了林楠笙成长叙事第一部分的高潮，即，在对朱怡贞的“凝视”与“被凝视”中，林楠笙逐渐迷茫，因为“伦理要求道德同身份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聂珍钊 264）。林楠笙救国救民的道德规范和与其当下的伦理身份产生冲突，他开始怀疑该伦理身份、以及在这一身份裹挟下报国行为的对与错。

在新手特务林楠笙成长的初始阶段，镜头语言聚焦于林楠笙的“凝视”与“被凝视”，人物内心的纠葛通过空间承载以视觉印象呈现与观众眼前。这也成为林楠笙审视他人伦理身份、反思自我伦理身份的有效手段，为此后其伦理身份的转变埋下伏笔。

二、告别：挣扎中坚定信仰

国难当前，国民党政府却屡现投敌卖国之辈，官员贪腐牟利、政府无心抗日，林楠笙空怀满腔热忱却报国无门，在伦理两难的困境中挣扎、蜕变。伦理两难即伦理困境，它“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但是，一旦选择者在二者之间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即违背普遍道德原则”（聂珍钊 262）。选择以国民党特务的伦理身份退敌护国是林楠笙最初的信仰和一直坚信的报国之路，然而他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不堪；但若选择抛弃国民党，在当时的林楠笙看来便是背弃了祖国，无法实现救国之志，这显然非其所愿。在该阶段的成长叙事中，《叛逆者》的空间表征与林楠笙的精神困境相辅相成，有效地呈现出林楠笙所处的伦理困境以及与过往“告别”的视觉意象。

上峰陈默群投日后，林楠笙难以置信并一意孤行被关了禁闭。禁闭室内，林楠笙手执刊登陈默群投日消息的报纸，颓然坐于窗口。囚笼似的逼仄空间映照着此刻林楠笙内心茫然却不知如何挣脱的困境，而窗口一缕照射进来的阳光仿佛昭示着前路。前来探望的顾慎言（即“邮差”）对倚在窗口、泪流满面的林楠笙说：“有一点我很清楚，你现在绝不是在为老陈的投敌感到难过。你是彷徨了，你现在满心的疑虑，你担心你的牺牲和付出，会是一场空。你怀疑你的信仰和方向出现了错误。从师范毕业投考特训班，就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方向，永远都不会有错。（……）你得先从这里走出去”（第21集）。顾慎言的“走出去”话语与空间意象——窗口照射进来的阳光——共同指引着林楠笙与国民党、与现有伦理身份的告

别。事实上，这种“告别”意象在前置剧情的空间表征中也早有先兆。

林楠笙为朱怡贞洗清共党嫌疑后，朱与父亲一同离开上海。林楠笙立于漫天飞雪中，点燃了徐立文的档案和朱怡贞的照片。火苗窜动中，有关助教徐立文的一切及其和朱怡贞的过往化为灰烬。雪地中的焚烧场景无疑烘托出林楠笙内心的伦理困境：伪装成徐立文接近朱怡贞、进而打入共产党内部的任务失败，从此与朱怡贞成为立场相对的敌人，亲眼目睹共产党人的坚定与国民党人的残忍，自己与朱怡贞的立场孰对孰错？与此同时，镜头语言营造出一种林楠笙与过往“告别”的意象：立场坚定的爱国女生朱怡贞、与朱怡贞畅聊心志的进步青年徐立文、二人心中所愿的自由与平等。镜头中凛冽的白色雪地和炙热的红色火苗在视觉上呈现出鲜明的对比效果，这种强烈的“告别”仪式感和视觉冲击力烘托出林楠笙此刻孤独、挣扎的繁杂心绪。

“雪地中的告别”意象在此后的剧情中多次出现，并于第29集达到高潮。林朱二人被困并于逃生途中双双中枪。枪声过后，一切声音和色彩归零，镜头自近及远聚焦于漫漫雪地中倒地的二人，画面呈现出听觉意象被完全切断、视觉意象被无限放大的黑白默片印象，勾勒出一幅残酷美学的诗意表达图景。

中枪后，林楠笙告别了上海，于香港接受救治。此次“雪地中的告别”不仅是二人的再次分别，也是物理空间的位移。林楠笙生活空间的位移“被赋予解放性的力量，给人物提供了摆脱日常生活的常规位置的机会”（陈丽126）。香港成为林楠笙的异化空间，让他摆脱了原有的日常隐忍、内敛的行为模式：他在愤恨挣扎中杀死狂妄的日本军人、在精神困境中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论持久战》、在坚定信仰后帮助共产党人传递情报等。在殖民地化的“非日常”生活空间——香港，林楠笙逐渐告别其国民党军官的伦理身份，开始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在与昔日国民党特训班同窗、实为共产党人的左秋明见面时，林楠笙主动提及了《论持久战》。

林：我听了延安的广播。论持久战，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觉得，毛

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当时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左：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

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林：兵民，是胜利之本。说的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

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被重新点燃了，我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地研究。〔……〕（中国）必胜！必胜！”（第31集）

尽管如此，林楠笙的内心仍然焦灼。初抵重庆，宿舍内的一幕充分呈现出此时林楠笙于伦理困境中的犹豫与挣扎。光线昏暗的房间内，林楠笙端坐在床上一下又一下地点燃打火机，在明暗光线的交替中若有所思，视线所及之处为叠放整齐的国民党军服。这一空间呈现激发出观众的视知觉经验：明暗交替的光线、国民党军服的指向意义不言而喻。情境、氛围与故事情节交织融合，渲染出林楠笙面临国、共选择时陷入伦理两难的挣扎心境，他必须重新进行伦理选择。伦理选择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道德选项的选择”（聂珍钊 267），“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聂珍钊 268）。促使林楠笙做出伦理选择的契机很快到来。

接风酒会上，在看到军官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一派歌舞升平时，林楠笙扫兴地说：“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第31集）；听到同僚对蓝小姐的闲言碎语和调侃取笑后，愤怒道：“她是遗眷，她丈夫牺牲在南京。她为军统立过功，她应该撤回重庆，她应该得到你们最基本的尊重！”（第33集）为给顾慎言洗清冤屈，他四处奔走，面对培训班时恩师白老师的提醒“你应该想想你自己〔……〕自己的前程，自己要当心”时，他失望地闷声道：“我入这一行，不只是为了前程。〔……〕白老师，学校教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是报效国家吗？〔……〕活着，总要有希望啊”（第34集）。

以上宿舍内的内心焦灼、酒会上的出离愤怒、与白老师的吐露心声等情节细密地铺垫了林楠笙此后与国民党“告别”的经验基础，即重新进行伦理选择的契机。在共产党人顾慎言牺牲后，林楠笙终于决定加入组织，接过代号为“邮差”的接力棒。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郁正文在寓所与其会面。

郁：楠笙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林：您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

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第34集）

鲜红的党旗下，林楠笙面朝延安方向，完成了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至此，林楠笙彻底摆脱了伦理两难的困境，完成了伦理选择，更迭了伦理身份——告别了国民党人身份，开启了共产人这一伦理身份下战斗

与信仰的新征程。

在林楠笙成长的第二阶段，剧中的空间表征呈现出“告别”意象，指向林楠笙与其过往身份的诀别。在剧情上表现为：林楠笙的所思所行与国民党其他官员渐行渐远，最终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重新进行了伦理选择、完成了伦理身份的蜕变。

三、传承：斗争中践行信仰

1945年，日本战败，林楠笙调任上海站副站长，并在与国民党的不断斗争中践行革命理想。这是剧中林楠笙成长的最后阶段，在该阶段的叙事中，空间表征大量采用与前叙景观相呼应或对比的手法，表达出林楠笙伦理身份中的“传承”主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秘密接头场所——长椅景观的反复出现，尤其是位于上海某湖边的长椅。该景观在剧中出现的代表性场景可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①陈默群投日后，顾慎言和纪中原于长椅处见面。镜头数次关照长椅边草地上白人一家四口的欢乐嬉戏。纪中原离开后，顾慎言回望这一家四口，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②战时激烈中，共产党联络站被炸，纪中原可能牺牲。顾慎言于长椅处孤独地等待纪中原。四周草地上一反前叙场景中的热闹景象，空空荡荡，一片寂静。

③抗战胜利后，林楠笙与纪中原于长椅处见面。此刻镜头关照之处为草地上嬉戏玩耍的中国人一家。纪中原笑道“欢迎你回来”并叮嘱“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林楠笙表示：“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第35集）。

剧中数次对“长椅”空间的反复呈现，一方面强化了观众的观剧印象、深化观剧体验，将“长椅”意象与“共产党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同一景观的反复与不同人物的登场契合了历史进程的演变：长椅附近草地上的景致由战争初期的白人一家到战事惨烈期的空无一人再到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一家，该变化暗示并突显了长椅所在地由法租界变成日占区再回归至中国人家园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处长椅场景的空间呈现和纪中原的“欢迎回来”与林楠笙的“邮差”话语，不仅是对前叙景观的呼应，还有效传达出林楠笙的传承责任：顾慎言牺牲后，林楠笙以新一任“邮差”的伦理身份潜伏在上海站继续斗争。

其次，剧中将荣将军向林楠笙传递徐蚌会战情报的地点设在戏剧演出场地——天蟾舞台。作为娱乐、社交场所，《叛逆者》的前期剧情中较多呈现的是极具西方文化色彩的歌舞厅空间，人们在上海或重庆的歌舞厅，着西式

礼服，品洋酒可乐，种种表征呈现出强烈的殖民空间意象。然而，在故事临近尾声时，背景设定却转向天蟾舞台这一展现传统戏剧文化的本土空间。林楠笙身着中式长衫，手执京剧目录，与前叙景观的设定形成强烈的空间表征对比，表达出中国、中国人在摆脱被殖民地和被殖民身份后的文化回归。林荣二人被置于该空间设定中完成情报传递，所呈现的不仅是任务和斗争的“传承”，更体现出林楠笙在新的伦理身份下所代表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最后，林楠笙身份暴露，在躲避国民党追捕过程中落水。获救后，他在斜塘镇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剧集接近尾声时，镜头两次展示了春晖小学的教室空间，分别为林楠笙教孩子们唱《送别》和林楠笙独自于教室中产生幻觉。关于前者，剧集播出时便有网络评论林楠笙于教室中的装扮，认为林在用自己的方式——“留着老顾的发型，穿着老纪的长衫，冠着左秋明的姓氏”纪念故人。后者的幻觉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林楠笙在幻觉中看到了那些业已离他远去的战友，泪水浸湿了桌面。但是，若聚焦于教室这一空间表征，可以认为此处对教室空间和教师身份的强调亦为对剧集伊始时，林楠笙化名徐立文任大学助教情节的呼应。在林楠笙的所有心事都以留白的形式和细腻的演绎呈现给观众的表达方式之下，唯有徐立文在与朱怡贞的交往中畅谈了理想、歌唱了信仰。在学校组织的某次舞会中，助教徐立文与学生朱怡贞诚恳交谈。

朱：徐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您会意识到这些。……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只

属于我自己。我可以做很多男性为国家做的事情，甚至比他们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

林：你记得《草叶集》里的诗句吗？我歌唱个人，单一的、独立的人，发出民主的

声音、大众的声音。

朱：不仅歌唱样貌、大脑，整个形体更值得被歌唱。

林朱：我平等地歌唱女性和男性。（第8集）

尽管助教徐立文是林楠笙为接近朱怡贞所伪装的身份，以上交谈也确实拉近了二人的距离，达到了林楠笙的目的，但可以认为，徐立文所述理想信仰实为当时的林楠笙无法宣之于口的心声。关于这一点，林楠笙的扮演者朱一龙在访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看法。那么，剧终之时以对前置情节呼应方式呈现的教室空间所承载的就不仅仅是林楠笙对故人的怀念，更表征着他在新的伦理身份下对革命精神和革命信仰的传承。

这一点也可以在全剧末尾部分得到印证。解放后，林楠笙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阔步前行。镜头下，林楠笙的背影逐渐远去时，身后传来熟悉的

声音：“林楠笙。同志，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在与朱怡贞的重逢意境中，情节特意设置“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话语，不仅强调了林楠笙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所代表的伦理身份，也通过对该伦理身份的再次凸显，强化了剧中人物与剧集主题的信仰“传承”含义。

在林楠笙完成伦理身份蜕变的最后部分，“传承”主题通过与前叙景观和前置情节呼应或对比的空间表征呈现出来，分别表达了林楠笙传承任务、传承文化、传承信仰的过程。

谍战剧《叛逆者》没有炫目的特效技术、没有装饰性的摄影剪辑，没有故弄玄虚的叙事方法，没有冗长无效的场景情节。全剧立足于林楠笙不同阶段的伦理身份制造戏剧冲突、引发观众期待，在充斥着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变化的成长叙事中，采取线性时间流程方式的同时，与影视剧生产的空间艺术相结合，成功地呈现出一种时空并置的成长叙事方式。《叛逆者》的空间表征超越了作为故事背景的功能，凸显了其作为空间的意义，承载着个体情感的变化，展现出伦理两难的困境，暗示了伦理身份的更迭。在剧情呈现上，以空间表征承载林楠笙的凝视、告别与传承；在人物呈现上，摒弃画外解说与独白，充分运用“展示，不要告诉”（麦基 359）的银幕创作原理，“用人物选择和动作的形象来间接而不可名状地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情感”（麦基 238）。全剧镜头语言质朴真诚，故事内容充实细致，演员展示克制内敛，为谍战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Works Cited

陈丽：《空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

[Chen Li. *Spa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20.]

程楠：“谍战片的视觉呈现与影像表达——与赵小丁谈《悬崖之上》的摄影创作”，《电影艺术》6（2021）：132-137。

[Cheng Qiang.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Image Expression of Spy Films: Talking with Zhao Xiaoding about the Photography Creation of *On the Cliff*.” *Film Art* 6 (2021): 132-13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P, 2014.]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Robert, McKee. *Story: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translated by Zhou Tiedong.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ress, 2016.]

新丽传媒、腾讯影业、阅文影视 2021 年度发布会。上海，2021 年 6 月 13 日。

<<https://v.qq.com/x/page/f3252fxaymy.html>>

[The 2021 Annual Conference of Xinli Media, Tencent Film, Yuewen Film and Television. Shanghai, 13 Jun. 2021. Available at: <https://v.qq.com/x/page/f3252fxaymy.html>]